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 第三十九回 花燭夜失去黃馬褂 慶團圓大上白犬墳

詩曰：石崇夜夢墜馬，醒來告訴鄉人。擔酒牽羊賀滿門，給他壓驚解悶。范丹時被虎咬，人言自不小心。看來敬富不敬貧，世態炎涼堪恨。老將軍要殺張廣太，旁邊閃出馬成龍說：「刀下留人！祈稟將軍大人，將這個人交與我馬成龍，自有道理。他若是真心歸順，將軍破畫石嶺易如反掌。」將軍說：「將張廣太就交給馬成龍辦理。」將軍退帳。

成龍帶他到了自己帳房，叫夢太把他解開，自己把座兒放在一旁，說：「老弟，你坐下吧，我有話問你。你是哪裡的人？在賊營裡有多少年？你今天作什麼來？你說說我聽。」張廣太說：「我是武清縣河西務的人，因家中弟兄不和，出離在外。學練拳腳是在天津，我師傅名回教正。我是流落福建，在太保莊遇侯起龍，與我結拜。吃醉酒後，他給我頭上打了一個戳子，後來我知道他是八卦教，我也走不了了。後來到了他的山寨，他走了一套白牌的文書，保舉我是一個神機會總，我在這畫石嶺日子不久。白天瞧見清兵大隊有我師兄馬夢太，我故此夜晚在侯起龍跟前討令，說來清營探聽軍情，被眾位看營門的看見，我情願叫他們捆上見將軍。方才要殺，多蒙尊駕愛相救，這就是我的真情實話。」山東馬說：「你獻畫石嶺、拿侯起龍，應該如何的辦理？你是多時獻山擒賊？」張廣太說：「背主投降，不能頂定。倘若定了明天，這邊去了接應，我在那邊不得出來辦事，機關一泄，反為所害，須慢慢的圖之。」山東馬說：「我知道了，你不必說。我叫馬成龍。老兄弟你過來，咱們哥倆保他這條性命。」夢太說：「甚好，我去營務處立軍令狀。」馬成龍說：「好，我也去。」二人帶著張廣太到了鄧忠帳房內鄧大人那裡稟明，立了軍令狀。鄧大人回稟將軍不提。二馬又帶廣太到了自己帳房，還有將軍賜的酒席，又讓廣太喝了兩杯壓驚酒。廣太告辭，二人送出了大營而去。廣太在路上想著馬成龍的恩重如山，回到了山寨，又見裡面眾人齊聲說：「接神機會總。」張三爺說：「你等用心把守就是了。」遂進了內寨，侯起龍正派侯尚英、侯尚杰，入四川峨嵋山通天寶靈觀八路督會總吳恩那裏去調兵去。二人改扮走後，與馬凱商議這守山打仗之事。又見廣太進來，說：「賢弟，昨夜到清營可曾把白大將軍刺死？」三爺說：「不能下手。我看出一條道路，今夜晚你我二人先把大隊調齊，然後叫他們紮在山口以外。兄與各帶兵刃，先從暗中刺了清營的大帥，然後放起火來，合山的大隊以號火為令，見號火齊殺入清營，一掃而平，不費吹灰之力，不知兄長尊意怎樣？」侯起龍說：「甚好！我同你就是這樣辦理就是了。」二人白天也未出兵，候至夜晚，吩咐：「馬凱帶合山的大隊，在那東山口扎住。我二人去也，見清營號火起為令。」說罷，帶著廣太出離了大寨。

二人方一出東山口，三爺在後面心中想道：「憑我一個人，不能是他的對手，須得暗中傷他才是道理。」想罷，舉手中刀照著侯起龍就是一刀，正砍在腿上，賊人「哎喲」一聲，栽倒就地。廣太過去把他捆上，把刀扔開，然後扛起來，直撲大營而來。到了營門以外，守營門之官將問：「是何人？」張廣太說：「我是神機會總張廣太，投降清營，拿獲為首賊人侯起龍，前來獻功。」眾人回稟了將軍與馬成龍，又知會了營務處鄧大人。

將軍升帳，吩咐武軍官把張廣太帶來。二馬出去，到了南營門外，見廣太扛著賊人，自己在那裡站著，連忙說：「張三兄弟好快！把賊人交給官兵帶著，你跟我去見將軍去。」三爺說：「甚好。」跟著二馬到了大帳，給將軍磕下頭去，說：「民子拿獲為首的賊人侯起龍前來，請將軍大帥審問。」左右官將把侯起龍帶上來，跪倒在那裡，把他口中堵的那物件拿出來。大帥一瞧，是飛刀會總侯起龍，遂問道：「侯起龍，你那威風哪裡去了？你那叛逆之心大概也不高興啦？我今天拿住你，你把天地會八卦教的細情說明，我奏明瞭聖上，還定要加功封賞於你。」侯起龍甦醒多時，「哎喲」一聲，說：「氣死我也！好一個張廣太，忘恩負義，氣死我也！我必不能饒你，我死後作厲鬼，必要結果你的性命！」張廣太在一旁說：「大帥不必問他，急速調大兵前去剿山。此時眾賊人齊在東山口外駐隊紮定，這邊以號火為令。」大帥吩咐：「調右營火器精銳兵五千，派金刀將鄧忠出去，二馬、張廣太一同前往。把侯起龍帶下去，派人看守。」又派英桂帶接應隊一萬前去接應就是。夢太、馮帶領火器軍至大營以外，只見西門外人聲鼎沸，舉起號火來，只聽得人聲一片。這邊早把炮車、火槍放了一陣連環。少時間，接應隊已到，攻打得賊人東倒西歪，大家逃散。天明人報：「紅旗兵勝畫石嶺。得了刀矛器械、旗纛號令、糧草車仗，投降之人三千之眾。」大帥發放軍情，奏明朝廷。康熙老佛爺旨意下：命張廣太來京陛見。馬成龍賞賜參將，記名提督。馬夢太賞游擊，盡先補用。隨營兵將校俱有升賞，兵丁賞三個月錢糧。白將軍賞賜斐陵阿巴圖魯，賞戴三眼花翎。伊哩布賞加頭品頂戴，帶二馬查辦黃河事務。

合營大家謝恩，並將侯起龍在本地處死示眾。伊大人帶二馬直奔黃河水岸。

老將軍帶著張廣太與那十萬官兵，一個個鞭敲金鐙響，齊唱歌聲。在路非止一日，到了北京，兵部投文，禮部演禮。是日，帶領張廣太在暢春園引見，是天地會八卦教的衣服。一班的文武官在兩旁一站，甚是整齊。聖主問道：「天地會八卦教是何人所興？」張廣太把誤入太保莊先前的事細說一遍，又奏明瞭邪教之事：「裡面有一為首之賊，名叫吳恩，他會呼風喚雨，撒豆成兵，妖言惑眾，禍亂人心，天下各省俱有他們教中人。」聖主看了他的履歷，甚是喜悅，加封三品銜，以副將留用，賞穿黃馬褂，賞戴大花翎，欽賜博奇巴圖魯，賞假半年，賞銀二千兩。指婚胡賽花，是通州守備胡忠孝之妹。因前私訪興順鏢店，聖主所遇，故此指婚。又派張廣太到刑部質對。吳聯叫張廣太將發分開，一看當中有一個頂記。又下旨：順天府都察院、五城御史、各省督撫，無論官民人等，頂上是有頂記者，俱皆先斬後奏。

又下旨四川總督兵伐峨嵋山，拿為首之賊人吳恩。

張三爺謝恩，方到朝房，只見有一個人拿著一個包袱，笑嘻嘻說：「三爺，我奉大人之命，給你送衣服來了。」廣太心中甚喜，細瞧，認得是哈府管家哈喜。三爺說：「哈兄大人在京中嗎？」哈喜說：「大人由按察司新近奉旨調京，賞的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。那大爺在刑部奉天司行走主事，住家在東四牌樓南邊史家衚衕路北。昨日大爺在部中的一個朋友提起三爺你的名頭來了，連大人都說：『自太原府一分手，不知他的去向，不知是三爺不是？』今早晨派人到白大將軍那邊打聽打聽，方知道三爺你今天暢春園召見，說是天地會的打扮。大人新告的假，派我請三爺到宅內住去。帶著衣服，叫你老人家換好了。」